

《三次別離》在美華文學創作上的新突破

來源：文藝報 | 鄭文君 2019 年 06 月 03 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03/c404030-31116089.html>

作家出版社 2019 年 4 月出版的旅美作家章瑀的長篇小說《三次別離》講述的是跨太平洋的移民故事。來自中國的田霄和女兒倪馨悅（乳名悅悅）在美國建立起新的家園，母女兩代人在不同的年齡開始起步，跟故土中國有著不同的親近關係，但她們都同時屬於中國和美國，一直浮沉在這兩種文化中。小說名稱點出了田霄和倪馨悅生命中三次非常重要的別離，也是她們人生中三個重要的轉折點。

第一次別離發生在田霄跟悅悅父親倪暉離婚後，深陷陷阱的田霄試圖通過留學來改變狀況，給自己和女兒一個新的開始。田霄無法帶上悅悅，母女倆因此分開了兩年多，對於一個 5 歲的孩子，那是她人生的一半。幼小的悅悅感覺自己被拋棄了，先是她的父親，後來她的媽媽也離開了她。田霄在悅悅 7 歲時才終於把女兒接來美國，那時田霄已跟美國人喬希·漢森結婚。悅悅步履維艱地開始了在新的家庭，新的國土的生活。為了被周圍的人接受，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傑西卡”，還主動接受了繼父的姓氏。變成了“傑西卡·漢森”的倪馨悅漸漸淡忘了原來的自己，並且失去了說中文的能力。悅幾年之後，已在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供職的悅悅為了法律所起訴的一樁遺產糾紛案，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她的親生親倪暉以合作者的身份重新出現在她的生活中，更讓她監聽的是，他們在法庭上面對的，是她在大學讀書時遇到的中國同學“贊恩”和他的母親。倪馨悅這才知道旁林英傑就是她難以忘懷的“贊恩”，林英傑同樣也是第一次把當年的“傑西卡”和倪馨悅對上號。這次上海之行是倪馨悅生命中一次破冰之旅，她只是原諒了自己的父親，放下了壓在她心裡的一個重擔，還試著跟她的故國重新建立起關係。回到紐約每月之後，面對老闆給她的升遷機會，她卻辭掉了工作。她決定去中國生活地點，這樣她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她下面的路該往何處走，該怎樣走。小說結束在田霄和倪馨悅的第三次別離。

別離是中國詩歌和小說中一個備受青睞的主題，但別離並不僅有悲傷的情緒和色彩，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痛哭別離是歡聚重逢的開始，特別是在《三次別離》中，章瑀正是用別離寫出了兩代人從破裂到和解，以及中美兩種文化從衝突到交彙的轉變過程。悅悅跟田霄的第一次別離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很當她們久別後終於團圓，她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親近了。悅悅在努力適應美國生活最需要母親幫助時，田霄正在為她和女兒的未來打拼，無暇顧及悅悅內心的悅悅跟田霄的第三次別離，既悅悅對原生文化的回歸，她跟母親同時這次別離中重新建立起親密的關係，被撕裂的母女關係得到了修復，已經長大成人的悅悅跟母親有了更成熟更成熟的深刻的認同和理解。這是母女倆十多年前在中國別離第一次真正的團圓。在中文中“團圓”也代表著完整，悅悅的生命不再欠缺，分裂的自我重新完成。從分離到團圓，從破碎到完整，是通過一種救贖行為，更根本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自我拯救和不同人物之間的互相救贖來實現的，書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其中。例如如倪暉的背叛和傷害使田霄無法再愛上一個男人，直到她後來的丈夫喬希患上重

病，生離死別再次激發出了她的愛情。喬希在她眼前一點點地死去的那十多天裡，她真正愛上了喬希。當她愛上喬希後，她才放下了跟倪暉的情感糾葛，才有可能促成女兒悅悅跟倪暉的見面。林英傑對曾經拋棄他和他媽媽的父親的原諒也幫助悅悅邁出跟自己父親和解的第一步，而林英傑的改變跟他媽媽和他前女友可可拒絕改變，拒絕原諒擁有很大的關聯。對可可最大的傷害不是她媽媽把她遺棄在國的一個朋友家，甚至不是朋友的丈夫強奸了她，對可可最大的傷害是她不斷重複那些傷害，讓昨天的傷害繼續傷害她的今天和明天。林英傑曾想幫可可走出來，最終卻必放棄。只有可可自己可以停止或減輕那種傷害，她不去做，誰都幫不了她。林英傑從可可的行為上明白了這一點，他選擇了跟父親和解，他的選擇又影響到了悅悅的決定。小說的主線是悅悅和母親田霄的三次別離，副線是林英傑和父親的三次別離，主線和副線也是相互關聯的。兩個家庭中的“三次別離”牽連出眾多的人物關係，幾乎沒有文學作品以這種方式來寫別離，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因為這些別離被精妙地牽連在一起，在架構和主題的呈現上環環相扣，完整流暢，給人一種渾然天成的感覺。

跟移民有關的作品這幾年在美國廣受歡迎，甚至甚至最受關注的替代，但無論是紀實作品還是虛構的小說，多是描寫移民到了新大陸後所遇到的具體生活中的問題，貧窮，歧視，宗教迫害，還有偷渡販毒等犯罪活動，是各種各樣的最常涉及的內容。《三次別離》在同類的處理上與眾不同，這個作品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類移民來到美國後的生活和陷入，而這類移民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在不遠的將來就會成為美國移民中的主流代表。小說的女主人公倪馨悅（悅悅）來到美國後生活在一個宜人的住宅區裡的普通中等家庭。在這裡，外來移民被寬容相待，他們的孩子在學校沒有受到欺凌。在自己家裡，繼父喬希對悅悅也很好。有了這樣的環境和條件，悅悅不該再有苦痛，但悅悅的痛苦反而更加沉重，無法得到的精神支柱和亨利·大衛·梭羅說，“大多數人的絕望是安靜的。”悅悅的深深的地貌了了她的種族意識，隔離了她跟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社會及文化。悅悅就生活在這種安靜的絕望中。母親田霄對女兒無意的隱藏又加重了她的絕望，還傷害到母女關係。而是只是故事的一半。長大成人進入成熟期後，種種事件和熱氣的中國說著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室友激勵了悅悅重新學習自己適合的意圖。與滿懷愧疚的倪暉重聚，她對遺棄了她和她媽媽的親生父親起初是躲避的，難以原諒和接受，但林英傑的出現以及他對自己父母的解讀，理解和態度，讓悅悅重新審視自己跟父母的關係，朝著和解邁出了一小步。一步接著一步，悅悅一點點地放下了積鬱多年的痛苦，跟父母和解，也跟自己和解，同時找到了文化上的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的歸屬感。她在去中國前回到田霄那裡，當母女倆都從過去的苦痛中走出來後，她們從沒在這麼好的氣氛和狀態中交流過。她們親密無間時，悅悅還太小，等到她長大了，可以跟媽媽有真正的交流時，她們之間總是隔著什麼，那兩年的別離留下了一道她們一直跨不過去的溝壑。她們終於放下了負擔和顧忌，當悅悅又回到了她的故土，那個她叫“倪馨悅”的地方，她才完全地理解了自己的媽媽。即將到來的別離，竟然彌合了那兩年的別離《三次別離》中並不缺乏戲劇衝突，像田霄的兩次情感變故，倪馨悅和林英傑在法庭上的意外相遇等，都有著很強的悅悅的悲傷是安靜的，故事的發展主要是靠書中人物內在的情感來衝擊力，但這個作品最強烈的衝擊力來自於無形無聲的情感上的層層推動。

動。章瑀表現出了強大的駕馭情感表達的能力，不僅僅在這個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展現出了不同的情感魅力。並帶有細膩的情感表達做依托，倪馨悅等人物的改變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和鋪墊，讀者在閱讀中才能有深層次的感動。

除了用新的視角和切入點來創作以外的替代和移民替代外，章瑀通過《三次別離》向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讀者展現出多種多樣的豐富情感的當代中國人的形象。在很長的時間裡，外國讀者看到的多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在早期的發展中所經歷的動盪和艱難，很多外國讀者依然在通過傷痕文學來了解中國。章瑀屬於新一代的作家，她在小說和散文中以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和方式展示了當代的中國。這是一個正在經歷巨大變化和發展的國家，用二三十年完成了一個世紀的發展。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完全完全他們外國世界性，在面對問題時有了更多的寬容，在解決紛爭時有了更多的冷靜。他們不再被封閉在某個地域中，跟外面的世界更加接軌，在精神追求上也更加一致。在過去的 20 年裡章瑀一直生活章瑀在 2018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此岸，彼岸》（東方出版社）和散文集《電影之外的美國》（作家出版社）中就開始展露出這樣的優勢，在《三次別離》中她更加成熟地發揮出了這種長處，無論對中國讀者還是對美國讀者，這都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文學作品。美國資深外交家湯姆·庫尼（俞天睦）在《電影之外的美國》的序言中寫到：“最優秀的社會故事被者常常來自異域。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是最傑出的美國生活觀察家之一。他僅在美國旅行 9 個月後，就撰寫出了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民族在美國已生活 20 年之久，很少有人能像她這樣深入洞察美國生活的核心。”民族性和世界性並非對立的，恰恰是章瑀對美國的了解使她以更好的地向美國讀者展示當代中國和中國人的生活。中國讀者可以在章瑀的作品中看到一個真實的美國，更全面地了解到中國人在美國的生活。美國讀者可以通過她的作品更好地了解發展變化後的中國，看到一些全新的中國人形象。

章瑀的創作具有更廣闊的視角，她同時屬於中國和美國，她的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呈現出了中國特色和美國特色，她是一個對東西方文化都有很出色的把握和表述的作家，《三次別離》就很好地展現出了這種獨特的魅力。

（耶魯大學英語系學士；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章瑀作品英譯者）